

# M

● 巴陵 著

## 女市长

### MAYORESS

新任副市长于汝冰，能力强，头脑灵，腰围一尺七，看上去是个苗条可爱的小姑娘。奇人哉，号称“无知少女”，却当上了人大代表，知识分子代表，劳动教养代表。她丈夫，以一抵三，除了不是“少数”，是最“经济”的“代表”了。

于汝冰完全是一枚“花瓶”，不但没有政治手腕，而且没有政治野心，五分瘦，五分福，常常头晕目眩，令某些上司头痛，也被某些人嫉妒。

从嫉妒，嫉妒到激愤，优越感一点点地吞噬了一颗纯朴的心，伤痕累累。



#### 主人公心灵独白：

身在官场而又时时会动真情，那是一场精神上的消耗战，会加速灵魂的折旧。

于汝冰表面上一帆风顺，但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却从未消失过。

她始终没有归属感，像一个官场的异类。

#### 自嘲：

李和平：“恋爱时，她母亲说：大李这孩子别的还可以，就是长得丑了点儿。

小赵说：丑点好，丑人可以当一个‘三心丈夫’，少费心。”

于汝冰：“什么叫‘三心丈夫’？”

答：“看看恶心，想想伤心，放出去嘛，放心！”

言者自乐闻者同乐。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MAYORESS

女市长

● 巴陵 著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市长/巴陵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5  
(2002.6重印)

ISBN 7-5339-1593-3

I. 女... II. 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7499号

## 女市长

巴陵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2 字数 225千字 印张 9.75 印数 8001—18500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3次印刷

---

ISBN 7—5339—1593—3/I·1414 定价:17.00元

## 第一章

# 赴任

于汝冰由一家县属小厂的副厂长提升为海昌市副市长。

她下了班往外走，背后传来清晰的对话声：

“嗨，抖起来了！知道上海牌轿车的门怎么开吗？”

“不会开也照样轮着我坐。怎么样，你眼红？”

“小心晕晕乎乎的，一个跟头摔死！”

一激灵，于汝冰猛地一个转身，

与身后正说得起劲的两个男人来了个对头愣，

然后扬长而去……



1983年，省委决定撤消海昌地委，把十三个县分成两个省辖市。3月，省委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深入考察，准备组建两个市的新领导班子。原地委和行署的领导，调离的调离，升任的升任，退休的退休，剩下的几个人不知何去何从，小道消息满天飞，工作几乎处于半停顿状态。

7月下旬，省委召开了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单位干部大会，宣布了新建的海昌市和北原市市委成员名单和第一届政府的建议名单，要求全体新班子成员，在8月15日之前报到上岗。

海昌市的两个一把手，市委书记姚建华和市长金其生，在大会结束以后就到岗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事情急需作出安排。其他人在三五天内也陆续报到了，只有唯一一个女干部，副市长于汝冰，迟迟没有露面。

说实话，省委公布的这个新班子，是大大出乎海昌广大干部的预料的。党政两套班子十二个人，除了市长金其生是原行署秘书长提拔的，书记姚建华是从外市调入的以外，其他十个人全部来自基层，多数是名不见经传。心态不平衡还夹杂着好奇，再加上工作尚未正式启动带来的混乱和空闲，那些天机关大院简直变成了茶馆。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有几个请了病假的，也提前来上班了，因为上班从来没有这么有趣过。过去的职务自动免去了，新的职务还没有任命，上下级之间也不再那么小心翼翼，恭恭敬敬，真有点“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味道。话题又是那么丰富，至少有十个对象可以细细分析、评判、议论和猜测。有人从家里带来好茶叶，拿来好烟，女同志甚至带了零食。一间间办公室里，交头接耳，走来串去，机关的气氛从

来没有这么轻松热闹过。

聊着聊着，话题越来越集中了。最有谈资的，说起来也最没有顾虑的，是那个至今没有报到的于汝冰。

到了8月上旬，别的市领导都到位了。各条线上的头头们，都没了闲工夫。虽然只是临时负责人，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阶段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都忙着汇报的汇报，请示的请示，陪着领导调研的调研，一下子都各就各位了。唯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摊子，仍是群龙无首。一上班，自然而然地聚到了科委的小会议室里。

“我们这位顶头上司到底怎么了？探亲去了？旅游去了？”卫生局的牛坚抓过一张报纸，一边啪哒啪哒地扇着风，一面瞪着眼睛问大家。

“今天已经是13号了，也真沉得住气。”市体委的小虞一边给大家倒茶，一边咕噜。

“你们说她有多大年纪？”文化局赵元申问：“那天在主席台上，远远看过去，细胳膊细腿，那腰，风也吹得断。看上去就像个营养不良的小姑娘……”

“嘿！老赵你怎么连腰带腿都看清楚了？”

一阵哄笑。

“别开玩笑！”赵元申的脸红到了耳朵根：“省委徐部长介绍到她的時候，她不是站了一站吗？”

“是啊，别人都是站直了，稳稳当当地微笑着鞠一躬，只有她，还没站直就又坐下了，不情不愿地点了个头。”

“是了，你们注意到没有，那天她自始至终面无表情，傻呆呆地坐着，我就没见她笑过。”

大家一回忆，确实是这么回事。

“对了，那脸色，那表情，就像在开公判大会。哎，为什么会

这样?!”

“一步登天，从一个小小的副厂长，一下子变成了副厅级干部，大概高兴得糊涂了？”牛坚说话一向刻薄：“哎，别像范进中举一样，闹出点什么毛病来。”

又是一阵笑。

“你们不要这么没正经，”教育局党委书记徐培元，是这帮子人中间年纪最大的，也是最厚道稳重的。他吸了一口烟，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是想到一件麻烦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出来大家合计合计？”

“说吧，有什么事这么严重？”

“党委领导一切。而她，是个党外人士。那么，我们局党委作的决定、决议，要不要向她请示汇报？不汇报嘛，党委研究的事，十有八九也是行政上的事；汇报嘛，她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到底该听谁的？这关系，总是不顺哇。”

这确实是个问题，大家一阵议论。

“嗨！党外人士进领导班子，是中央统战工作的需要，”牛坚伸直了两条长腿，身子往后一靠，瞪着一双牛眼不屑地说：“零零碎碎，芝麻绿豆，去向她汇报汇报，大事嘛，当然局党委说了算。一个酒精厂的技术副厂长，又是学农的，跟我们教科文卫根本搭不上边儿，干吗叫她分管我们这条线？不行！我建议咱们找市委去！她是农大毕业的，应该去管农业！”

众人发一声喊，都赞成这个建议。有两个跳起身来，好像马上就要出发。

“冷静！冷静！”徐培元张开手臂，做着坐下的手势：“这样子影响不好。再说，也来不及了。另外三个副市长都到位了，分管农业的李云浩，前两天已经下农村搞调研去了，怎么还能换人？你们一闹腾，几方面都不讨好。”

“唉，那怎么办？”体委小虞叹一口气：“我们这条线，本来就不受重视，盼着来一个能干点的主管市长，好改改局面。这一下子可好，王小二过年了！”

“况且，人还没来，流言蜚语已经满天飞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余士洪小声说：“有人说，她大学就念了十二年才毕业……”

“十二年？！读博士也用不了十二年呀！”牛坚喊起来，一面不怀好意地笑着。

“你别装着什么也不知道。还有，听说十八岁就结了婚，后来离了婚。到工厂以后，嫁了个老工人。自从当上了副厂长，又闹离婚……这下子当上副市长了，嘿！”

“不会吧？”牛坚皱起了眉头：“省委工作组十几个人，推荐、筛选、考察，忙乎了三四个月……他们都昏了头了？或者，女干部都死光了？”

徐培元发现，原地区科委的副主任吴奇，一直没有开过口。他突然想起一件事，站起来说：“嗨，大家别吵吵了，最有发言权的人，在这里呢！”他走过去拍了拍吴奇的肩膀：“吴奇，你也是农大毕业的，和她是校友，你给我们说点正道消息吧。”

吴奇白净的脸变红了：“我？不不不！其实，在海昌她有很多校友，我……我和她又不是同一届的……”

“你知道多少说多少嘛！”

“对对！信息共享！快说快说！”

吴奇仍是愣愣地坐着，看大家都睁大眼睛瞪着他，无奈地开了口。他的神情很沉重，甚至有点抑郁，也丝毫没有传播什么消息的样子，而是自言自语般沉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当年，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绝对活跃的女孩子。进农大时才十六岁，是全校最小的学生。舞跳得好，诗做得美，文章写得漂亮。朗诵、话剧，什么都精。是校广播站的首席播音员，还是校体



操队的尖子选手……进校半年，就当上校文工团团长。校园里就看见她唱啊，跳啊，跑啊，就差了没飞起来。班里的同学都为她担心，怕她学年结束时会挂满红灯，因为没见她好好念过书。但是，期末考试时，却又变戏法似的，考了四门全优……”

“有这么神?!”牛坚不相信了：“全世界公认的天才，还没有这么全面发展的呢!”

吴奇不去理会牛坚的议论，自顾自说下去：“当时，追她的高年级男同学有好几个，她像个孩子似的，今天跟这个去看电影，明天跟那个去看梅花，没有认真往心里去。后来，跟一个比她大六七岁的调干生特别热络起来，是她在文工团里演对手戏的男主角。过了没多久，那男的查出来得了颈椎结核，由于发现得晚，骨质破坏得非常严重，几乎已是高位截瘫，学校只好通知他退学。谁知道就在这时候，她宣布和他结婚了，还在两个系里发喜糖，闹得学校里一片哗然。系党总支十分恼火，但是听说她丝毫不接受组织的批评，反而说她们的总支书记既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懂得什么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党总支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在她的宿舍里、走廊上和床上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她的爱情至上主义和资产阶级情调……”

吴奇喝了一口水，沉默了几秒钟，这一回没有人打断他。

“后来，她那位‘丈夫’通过关系，住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请当时的苏联专家动了大手术。据说手术的风险很大，但这次手术成功了。住院半年以后，他恢复了工作能力，并且在北京找到了工作……”

“哦，”小虞吐出一口气：“好心是应该有好报啊。”

吴奇对小虞苦涩地一笑，未加评论地说下去：“于汝冰应该在1962年大学毕业，那一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各方面的形势都很紧张。毕业前夕，她和另外七十多名同学一起，突然被宣布

为政治不及格，不予分配，暂时留在校农场劳动锻炼……”

“什么叫政治不及格？”

“说不清楚。我们大学里的政治课是三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据我所知，她三门课的考试成绩都是优秀。除了那一场离经叛道的结婚以外，好像也没听见有什么别的事儿。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七十多名同学一律是家庭出身不好。于汝冰的父母都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她父亲做过地下党的河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30年代中期脱党，后来又去经商、办企业，总之，她的家庭背景太复杂，很难过得了那个时候的政审关。”

“后来呢？”小虞关切地问。

“后来……北京的那位丈夫，在知道于汝冰不能如期毕业之后，就以于汝冰有政治问题，影响了他的入党、他的进步为由，寄来了一纸离婚协议。据说于汝冰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很干脆地签字同意。1963年10月，她算是离了婚，那一年，她二十一岁。再后来，是四清运动，接下去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批学生，就一直被扔在农场里劳动。我那时候也不太懂事，有好几次约了同学，一起到这批老学生劳动的地方去看稀奇……1964年夏天我毕业离开了，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听说直到1970年，这批同学才算落实了政策，分配了出去，于汝冰去了永德县。再往后，我就一无所知了。”

小会议室变得十分安静。牛坚也早已不再抖动他的长腿，只是定定地盯着手里的茶杯。大家的心里都闷闷的，怪怪的，说不清是什么味道。

终于，徐培元清了清喉咙，打破了沉默：“我看，伙计们，咱们过去那几天说的那些话，就算是一风吹了，就算是从来没有说过。大家从此别提它了，好不好？至于这位于市长嘛，我想，不管

她为人怎么样，不管她能干不能干，咱们这一帮子大男人，也不应该故意为难她，对不对？”

众人呆呆地点点头，没人再说什么，自动散了。

## 二

1983年8月13日深夜，不，准确地说是14日凌晨，于汝冰一个人坐在厨房里。

于汝冰身高一米六二，体重四十四公斤，那腰围只有一尺七寸，若说风也吹得断确不为过。一头朴素的齐耳短发，远远看上去，还像个姑娘。在近处，才看得清岁月的风霜和苦难所刻下的明显印痕。

这间十平方米的厨房兼饭厅，现在叠满了包装箱，乍看上去，还以为是中篁酒精总厂的黄酒仓库。家中所有的杂物，包括衣服鞋子、锅碗瓢盆，都已经装进了这些纸箱。三只方凳倒扣在半旧的方桌上，于汝冰坐在第四只方凳上，脊背靠着身后的白粉墙，面对着没有了窗帘的窗户。

她觉得自己实在累极了，累得连上床都没了力气。正因为太累，她知道即使上了床，也是睡不着。这种累不是体力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当一个人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巨大的情感冲撞中，连续度过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以后，这种累是一种精神崩溃般的疲惫和心灰意懒。

夜深了。除了不远处的京杭大运河上断续传来船队经过时的马达声以外，整个水乡古镇上，没有任何声息。夜风带着几分凉意，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微微掀动着碎花睡裙的下摆。于汝冰把臂肘搁在桌面上，用手撑住前额，闭上了眼睛。寂静中，往事如潮水般涌来，一浪推着一浪，翻卷到十三年以前……

1970年9月初，于汝冰到永德县人事局报到。人事局长邵永兴安排她在县委招待所暂住，等待落实工作单位。半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能把她推销出去。农林、水产、农机、文化、教育几个局都问遍了，对方一听说是个1962年毕业，1970年才分配的“积压产品”，又是个女的，都是头和手一起摇。邵永兴着急了，总不能让她在招待所养老哇。9月下旬的一天，县里召开工业经济会议，邵永兴在县政府会堂，碰上了中篁酒厂的总支书记兼厂长沈干。沈干和他有点远亲关系，他急中生智，就求沈干帮帮忙。沈干想，企业正在发展，也不多她一个人，好歹也算是个大学生，就捡破烂似的收下了。

中篁酒厂是永德县的直属国营企业，位于水乡古镇中篁。

9月25日，于汝冰挑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坐小轮船到位于中篁镇的永德酒厂报到。

沈干看到这个二十八岁的老大学生，打量着她那明显营养不良的脸和那小姑娘一般瘦削的身材，皱起了眉头。想了一下，安排她到化验室上班，兼管菌种培养。

于汝冰在化验室工作，像老鼠一样静悄悄的没有声息。三个月以后，她又去找沈干。

“沈书记，工作上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可能……要给您添麻烦了……”

沈干又皱紧了眉头，不过语气还算平和：“怎么？化验室已经是酒厂最好的岗位了，它是生产的耳目，工作量又轻，虽然是三班制，但是……”

“不是这个意思，沈书记。我是来要求您，一年之内不要给我安排工作岗位。我想在每个车间，每个工段，都跟班劳动一个月……从头到尾做一遍。”

沈干，本厂学徒出身，小学文化程度，但却是一个绝顶聪慧

的人。他看了于汝冰几秒钟，突然全明白了。

“你有这样的心思，很好。但是我只给你一年的时间——我等着用人呢！”

于汝冰一笑，起身告辞：“谢谢，我不会让书记失望的。”她本来准备好好费一番口舌的，没想到这么容易！她对沈干这个人，开始刮目相看。

于汝冰按工艺流程的顺序，一个工段一个工段地跟班劳动，每个岗位都跟到能够独立操作了才离开，最后却被锅炉工段长给轰了出去：

“依来烧锅炉？谢谢礼拜九！用不了十分钟，全厂蒸汽供不上，半个钟头保证叫炉子熄火！依太平点吧，大学生！”

所以，于汝冰至今不会烧锅炉，也说不清工业锅炉的操作规程。

那时候的中篁酒厂只有八十几个职工，厂里也没有正式的职工宿舍，两排简易平房里，挤着几十户人家。于汝冰在转角处，分到六平方米的一间，室内全部财产大概可以卖三四百块钱。她托人买到一套无锡轻工业学院的教材，于是这个小屋的灯光，总是到后半夜才熄灭。

一年以后，于汝冰准时去找沈干。

“沈书记，我们这种用酒精工艺生产出来的白酒，质量实在太差，不会有很大前途。目前经济发展快，社会对酒精的需求量大，应该向生产药用酒精的方向发展才对。”

“你这话不错，我也想过这个事。但是，我们的原料出酒率太低，成本降不下来，生产酒精利润太薄。”

“通过工艺改革，出酒率就能上去。”

“工艺改革？改哪几个工段？”

“每个工段都要改。我们的工艺几乎没有一道工序是科学

的。沈书记，你经营的是一个作坊，而不是一个工厂。”她拿出一本练习簿，“这是改革以后的工艺条件和操作规程。我请求你允许我用这个全新的工艺条件，试生产一个星期。”

沈干既是厂里的党政一把手，也是厂里的技术权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直截了当的挑战，有点沉不住气了：“我们的工艺没有一个工段是科学的？你说得太过分了吧？”

“一年来，我已自学了无锡轻院发酵专业的全部教材，又在车间认真跟班劳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分析和验证，我想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沈干翻开练习簿，认真地看起来。

“蒸煮温度从 141℃ 下降到 110℃？出生料怎么办？”

“我们原来的高温高压蒸煮工艺，使薯干里的葡萄糖遭到破坏，变成焦糖。焦糖不能转化为酒精，反而对酵母有毒害作用。高温蒸煮还浪费能源，使煤耗上升。淀粉在 90℃ 就能充分糊化，110℃ 已经给滑料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酒母的培养温度从 31℃ 降到 28℃？嫩酒母容易生酸啊。”

“28℃ 是酵母生长的最佳温度，超过 30℃ 时，酵母老化，酶系统变坏。老酒母在发酵初期来势猛，看上去很有力，但是后劲不足，发酵曲线直上直下。嫩酒母酵母品质好，后劲足，发酵彻底，出酒率高。只要延长两小时的培养时间，使酵母总数增加，就能够避免生酸。”

于汝冰对答如流。

沈干是一个自信而又自傲的人，多年来，他把一个小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年创税利二十多万。在 70 年代，称得上是一个县的骨干企业了。他超人的敏锐和聪慧，使他容易接受新事物。于汝冰后来常说，沈干如果年轻十岁，再有个中专学历，那他当一个工业副县长肯定十分称职。

“一个星期？105吨投料量，”沈干直视着于汝冰，“如果失败了，可是把粮食往阴沟里倒啊！”

“搞试验总会有风险。但是如果成功了，一年之中节约的粮食将是十个105吨，将来，是一百个105吨。”

沈干动心了：“你估计出酒率能提高多少？”

“从现在的30.5%提高到34.5%。”

“真的？！”沈干开始兴奋。

“从理论上计算，是的。”

“你把本子留下，让我考虑两天。”

两天以后，厂里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沈干宣布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出酒率，要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试验，会场一片肃静。沈干在厂里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定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过异议。大家打起精神，洗耳恭听。

“这次工艺改革的方案和要求，由于汝冰同志给大家布置。本次试验投料七天，七天内的一切操作，都必须按小于的要求去做。汝冰，你上来说。”

会场哗然。

于汝冰走到台前，并不说请大家静一静之类的话，只是往那里一站，泰然自若的目光在一张张交头接耳的脸上扫过。

这一手是在中学里练出来的。上海市少年宫话剧团的严格训练和无数次文艺会演的磨练，使她从小不怯场，并且善于用全部形体语言——目光，姿势，表情——来控制观众。

会场静下来了，大家想听听葫芦里有什么药。

就这样，酒厂的工艺改革开始了，但是阻力是巨大的。一代代师傅上百年传下来的绝活儿，现在搞得颠三倒四：通风曲的温度，当然是高温结饼快，她却要求严格控温；酵母当然是36℃左右发酵最活跃，她的低温发酵把发酵池搞得一派死气沉沉。更要

命的是，从祖宗手里就知道酵母是酒仙，虽然看不见，却个个是活着的小精灵，活着嘛，就得吸气儿，可她却说酒精发酵是厌氧发酵，要求把所有的盖子紧紧盖上！别的事也罢了，让她去胡折腾七天吧，但是闷死了酵母得罪了酒仙，可万万使不得！这个厂子从此发不起来了！于是，人们在八级工老师傅的指挥下，偷偷打开了所有的发酵池盖。于汝冰发现后，自己一个个盖上。一转身，又打开了。干脆，她拖了一条草席，一条床单，睡在了发酵车间，像一只好斗的母鸡在孵它的蛋。

终于开始蒸馏、出酒了。这七天投下去的薯干原料，酒精得率达到 35.4%，创造出没人料到的高水平。

后来经过不断的改造和完善，一年以后，这个百人小厂的八大技术经济指标跃居全省前列。又一年，几个主要技术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领先。这个年产药用酒精三千吨的小厂，被全国酒精技术协作组破例吸收为会员，并且不断有新经验报道出来。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而于汝冰的“徒弟”也遍及各省。

1980年，她被任命为副厂长，中篁酒厂也更名为中篁酒精总厂。1982年，她从绍兴加饭酒醅中分离生香酵母成功，开始用全新的思路去搞黄酒生产机械化。由于过分自信，没有经过中间试验，就直接投入大罐生产，技术上碰到了极大的难题。两个多月来，她天天睡在车间里，没日没夜地跟着三班工人转。过度的辛劳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心力交瘁。1983年5月，省委考察组在中篁酒精总厂看到的，是一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

“你在酒精总厂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一位看上去就知道级别很高的领导同志和蔼地说：“我们今天来看看你，也来看看你们这个省级先进企业。于汝冰同志，如果组织上要给你换一个工作岗位，你有什么想法？”



于汝冰无精打采地看着这几个陌生人，疲惫地说：“我热爱我目前的工作，也能胜任这份工作，更喜欢厂里的同事们。我非常珍惜这个环境，不想换什么工作岗位。不，我哪里也不去！”

又聊了一会儿工作，这批官员就告辞了。他们走时，她没有送，只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

“他们想要干什么？”沈干送客回来以后，于汝冰问。

“不太清楚。”沈干谨慎地说：“不过，这事已经折腾了好几个月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弄得不好，你也许会被调走，可能……要去县里！”

“那怎么行？！”于汝冰跳了起来，“我绝对不去！你一定要帮我挡住！”她一向认为，沈干在县里说话是有分量的。

“当然！”沈干也很自信，“不管是县工业局，甚至是县政府，我也认为没什么去头。你是个干实事的人，汝冰，咱们俩继续合作，一定能把中篁酒精总厂办成全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酒精厂！”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沈干的预料，他当然也不可能有力去“挡住”。于汝冰被省委调离了永德县，甚至离开了永德所属的北原市，被推荐为海昌市的副市长。

省委宣布两个市领导班子名单的大会散了以后，于汝冰鼓足勇气去找省委书记陆永泽，但是陆书记已经上车回省城了。问来问去，总算找到了省委工作组的组长，那位到过中篁酒精厂的高欣民。高欣民是省委机关党委的书记，是一位经验丰富、宽厚仁慈的长者。这一次两个市的党政班子名单中，于汝冰本来就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正是高欣民最后拍的板。现在可好，还没上任就打退堂鼓，高书记心里也着了急。两个人都说得口干舌燥，但